

了宣武門城樓，東望炊煙四起，好像遍地是烽火，兩人都有說不出的感慨。遊覽了一會，算是應了重陽登高的節景。我做了兩首詩，有句說：「莫愁天倒無撐着，猶峙西山在眼前。」因為有許多人，妄想倚賴國聯調查團的力量，抑制日本軍閥的侵略，我知道這是與虎謀皮，怎能靠得住呢？所以做了這兩句詩，去諷刺他們的。

那年，我長子良元，得了孫子，是他次子次生所生的孩子，取名耕夫，那是我的曾孫，我的家庭，已是四代同堂的了。我自擔任藝術學院教授，除了藝院學生之外，以個人名義拜我為師的也很多。門人瑞光和尙，他畫的山水，學大滌也很不少。門人瑞光和尙，他畫的山水，學大滌也很得神髓，在我的弟子中，確是一個傑出人才，人都說他是我的高足，我也認他是最得意的門人。同時，尚有兩人拜我為師：一是趙羨漁，名銘箴，山西太谷人，是個詩家，書底子深得很。一是方問溪，名俊章，安徽合肥人，他的祖父方星樵，名秉忠，和我是朋友，是個很著名的崑曲家。問溪家學淵源，也是個戲曲家兼音樂家，年紀不過二十來歲，他的姑丈是京劇名伶楊隆壽之子長喜，梅蘭芳的母親，是楊長喜的胞妹，問溪和蘭芳是同輩的姻親，可算得是梨園世家。

記得辛未那年，張篁溪學長把他家的張園後跨院西屋三間，讓給我住，又劃了幾丈空地，讓我詩花種菜，我寫了一張「借山居」橫額，掛在屋內。我在那裏繪畫消夏，得氣之清，大可以洗滌身心，神思自然就健旺了。那時篁溪的公子次溪與我為忘年交，常以詩文相切磋。仲葛、仲麥，還不到二十歲，暑期放假，也常常陪伴着我，

活潑可喜。我看他們撲蝴蝶，捉蜻蜓，撲捉到了，都給我做了繪畫的標本。清晨和傍晚，又同他們觀察草叢裏蟲多跳躍，池塘裏魚蝦游動，種種姿態，也都成我筆下的資料。我當時畫了十多幅草蟲魚蝦，都是在那裏實地取材的。還畫過一幅多蝦圖，掛在借山居的牆壁上面，這是我生平畫蝦最得意的一幅。

張園是在左安門內新西里三號，原是明朝袁督師崇煥的故居，有聽雨樓古蹟。篁溪學長在世時，屢次約我去玩，我很喜歡那個地方，雖在城市，大有山林的意趣。西望天壇的森森古柏，一片蒼翠欲滴，好像近在咫尺。天氣晴和的時候，還能看到翠微山峯，高聳雲際；遠山近林，簡直是天開畫屏，百觀不厭。有時雨過天晴，落照殘虹，映得天半朱霞，絢爛成綺。附近小溪環繞，點綴着幾個池塘，綠水漣漪，游魚可數。溪上阡陌縱橫，稻粱蔬果之外，豆棚瓜架，觸目皆是。叱犢呼耕，厚水耘田，儼然江南水鄉風景，北地實所少見，何況在這萬人如海的大都市裏呢？我到了夏天，常去避暑。

袁督師故宅，清末廢為民居，牆垣破側，屋宇毀敗，蕭條之景，不堪寓目。民國初元，張篁溪出資購置，修治整理，置種許多花木，附近的人，稱之為張園。篁溪逝世後，時局多故，庭園又漸見荒蕪。次溪為保存古蹟起見，徵得他兄弟同意，把這房地捐獻給龍潭公園管理。

袁督師故居內，有他一幅遺像，畫得很好，我曾臨摹了一幅。離故居的北面不遠，有袁督師廟，聽說也是篁溪學長出資修建的，廟址相傳是督師當年駐兵之所。東面是池塘，池邊有篁溪釣台，是他守廟時遊息的地方，我和篁溪在那裏釣過魚。廟的鄰近，原有一座法塔寺，寺已廢圮，塔尚存在。再北為太陽宮，內祀太陽星君，據說三月十九為太陽生日，早先到了那天，用糕祭他，名為太陽糕。我所知道的：三月十九是明朝崇禎皇帝殉國的日子，明朝的遺老，在清朝初年，身處異族統治之下，懷念故國舊君，不敢明言，只好託名太陽，太陽是暗切明朝的「明」字意思。相沿了二百多年，到民初纔罷祀，最近連太陽糕也很少有人知道的了。太陽宮的東北，是袁督師墓，每年春秋兩祭，廣東同鄉照例去掃墓。我在張園住的時候，不但袁督師的遺蹟，都已瞻仰過了，就連附近萬柳堂、夕照寺、臥佛寺等許多名勝，也都遊覽無遺，篁溪賢父子招待殷勤，我也是很感謝的。我畫的張園春色圖和後來畫的葛園耕隱圖上題的詩句，都是我由衷之言，不是說着空話，隨便恭維的。我還把照像留在張園借山居牆上，示後裔的詩說：「後裔倘賢尋舊蹟，張園留像葬西山。」這首詩，也可算作我的預囑哪！

民國二十一年（壬申·一九三二），我七十歲。正月初五日，驚悉我的得意門人瑞光和尙死了，享年五十五歲。他的畫，一生專摹大滌子，拜我為師後，常來和我談畫，自稱學我的筆法，纔能畫出大滌子的精意。我題他的畫，有句說：「畫水鉤山用意同，老僧自道學萍翁。」他死了，我覺得可惜得很，到蓮花寺裏去哭了一場，回來仍是鬱鬱不樂。我想，人是早晚要死的，我已是七十歲的人了，還有多少日子可活

！這幾年，賣畫教書，刻印寫字，進款却也不少，風燭殘年，很可以不必再為衣食勞累了，就自己畫了一幅息肩圖，題詩說：「眼看朋儕歸去拳，那曾把去一文錢，先生自笑年七十，挑盡銅山應息肩。」可是畫了此圖，始終沒曾息肩，我勞累了一生，靠着雙手，餬上了嘴，看來，我是要勞累到死的啦！

閉門拒見敵方人員

自遼瀋淪陷後，錦州又告失守，戰火迫近了榆關，平津一帶，人心浮動，富有之家，紛紛南遷。北平市上，敵方人員，往來不絕，他們慕我的名，時常登門來訪，有的送我些禮物，有的約我去吃飯，還有請我去照相，目的是想白使喚我，替他們拚命去畫，好讓他們帶回國去賺錢發財。我不勝其煩，明知他們詭計多端，內中是有骯髒作用的。況且我雖是一個毫無能力的人，多少總還有一點愛國心，假使願意去聽從他們的使喚，那我簡直對不起我這七十歲的年紀了。因此在無辦法中想出一個辦法：把大門緊緊的關上，門裏頭加上一把大鎖，有人來叫門，我先在門縫中看清是誰，能見的開門請進，不願見的，命我的女僕，回說「主人不在家」，不去開門，他們也就無法進來，只好掃興地走了。這是不拒而拒的妙法，在他們沒有見着我之時，先給他們一個閉門羹，否則，他們見着我之時，當面不便下逐客令，那就脫不掉許多麻煩了。冬，因謠言甚熾，門人紀友梅在東交民巷租有房子，邀我去住，我住了幾天，聽得局勢略見緩和，纔又回了家。

我早年跟胡沁園師學的是工筆畫，從西安歸來，因工筆畫不能暢暢，改畫大寫意。所畫的東西，以日常能見到的為多，不常見的，我覺得虛無縹緲，畫得雖好，總是不切實際。我題畫葫蘆詩說：「幾欲變更終縮手，捨真作怪此生難。」不畫常見的而去畫不常見的，那就是捨真作怪了。我畫實物，並不味味的刻意求似，能在不求似中得似，方得顯出神韻。我有句說：「寫生我懶求形似，不厭聲名到老低。」所以我的畫，不為俗人所喜，我亦不願強合人意，有詩說：「我亦人間雙妙手，搔人癢處最為難。」我向來反對宗派拘束，曾云：「逢人恥聽說判關，宗派誇能却汗顏。」也反對死臨死墓，又曾說過：「山外樓台雲外峯，匠家千古此雷同。」一笑前朝諸巨手，平鋪細抹死工夫。」因之，我就常說：「胸中山水奇天下，刪去臨摹手一雙。」贊同我這見解的人，陳師曾是頭一個，其餘就算瑞光和尙和徐悲鴻了。我畫山水，佈局立意，總是反覆構思，不願落入前人窠臼。五十歲後，懶於多費心思，曾在潤格中訂明不再為人畫山水，在這二十年中，畫了不過寥寥幾幅。本年因張次溪給我編印詩稿，代求名家題詞，我答允各作一圖為報，破例畫了幾幅，如給吳北江（闔生）畫的蓮池講學圖，給楊雲史（圻）畫的江山萬里樓圖，給趙幼梅（元禮）畫的明燈夜雨樓圖，給宗子威（威）畫的遼東吟館談詩圖，給李釋堦（宣侗）畫的握蘭移填詞圖，這幾幅圖，我自信都是別出心裁，經意之作。

民國二十二年（癸酉·一九三三），

我七十一歲。張次溪給我編的白石詩草八卷，元宵節印成，這件事，他很替我費了些心，我很感謝他的。我在戊辰年印出的借山吟館詩草，是用石版影印我的手稿，從光緒壬寅到民國甲寅十二年間所作，收詩很少。這次的白石詩草，是壬寅以前和甲寅以後做的，曾經樊樊山選定，又經王仲言重選，收的詩比較多。

我的刻印，最早是走的丁龍泓、黃小松一路，繼得二金蝶堂印譜，乃專攻趙撝叔的筆意。後見天發神識碑，刀法一變，又見三公山碑，篆法也為之一變。最後喜秦權，縱橫平直，一任自然，又一大變。光緒三十年以前，摹丁、黃時所刻之印，曾經拓存，湘綺師給我做過一篇序。民國六年（丁巳），家鄉兵亂，把印拓全部失落，湘綺師的序文原稿，藏在牆壁內，幸得保存。十七年，我把丁已後在北京所刻的，拓存四冊，仍用湘綺師序文，刊在卷前，這是我定居北京後第一次拓存的印譜。本年我把丁已以後所刻三千多方印中，選出二百三十四印，用硃砂泥親自重行拓存。內有因求刻的人促迫取去，只拓得一二頁，製成鉅版充數的，此次統都剔出，另選我最近所刻自用的印加入，湊足原數，仍用湘綺師原序列於卷首，這是我在北京第二次所拓的印譜。又因戊辰年第一次印譜出書後，外國人購去印拓二百方，按此二百方，我已無權再行複製，只得把庚午、辛未兩年所刻的拓本，裝成六冊，去年今年刻的較少，拓本裝成四冊，合計十冊，這是我第三次拓的印譜。

三月，見報載，日軍攻熱河，平津一帶，深

受威脅，人心很感恐慌。五月，塘沽協定成立，華北主權，喪失殆盡。春夏間，北平謠譏繁興，我又承門人紀友梅的關切，邀我到他的東交民巷寓所去避居，住了二十來天。

多十二月二十三日，是我祖母馬孀人一百二十歲冥誕之期。我祖母於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十二月十九日逝世，至今已過了三十二個週年了。她生前，我沒有多大力量好好的侍奉，現在逢到她的冥誕，又是百二十歲的大典，理應稍盡寸心。那天在家，延僧誦經，敬謹設祭。到了夜晚，焚化冥鏹時，我另寫了一張文啓，附在冥鏹上面，一起焚掉。文啓說：「祖母齊母馬太君，今一百二十歲，冥中受用，外神不得彊得。今長孫年七十一矣，避匪難，居燕京，有家不能歸，將至死不能掃祖母之墓，傷心哉！」想起千里遊子，遠別故鄉廬墓，望眼天涯，黯然魂銷。況我垂暮之年，來日苦短，旅懷如織，更是夢魂難安。

民國二十三年（甲戌·一九三四），我七十二歲。我在光緒十八年（壬辰）三十三歲時，所刻的印章，都是自己的姓名，用在詩畫方面的而已。刻的雖不多，收藏的印石，却有三百來方，我遂自名為三百石印齋。至民國十一年（壬戌）我六十歲時，自刻自用的印章多了，其中十分之二三，都是名貴的佳石。可惜這些印石，留在家鄉，在丁卯、戊辰兩年兵亂中，完全給兵匪搶走，這是我生平莫大的恨事。民國十六年（丁卯）以後，我沒曾回到家鄉去過，在北平陸續收購的印石，又積滿了三百方，三百石印齋倒也仍是名副其實，只是石質却没有先前在家鄉失

掉的好了。上年羅祥止來，向我請教刻印的技法，求我當場奏刀。我把所藏的印石，一邊刻給他看，一邊講給他聽。祥止說：聽我的話，如聞霹靂，看我揮刀，好像呼呼有風聲，佩服的不得了，非要拜我為師不可，我就只好答允，收他為門人了。本年又有一個四川籍的友人，也像祥止那樣，屢次求我刻給他看，我把指示祥止的技法，照樣的指示他。因此，從去年至今，不滿一年的時候，把所藏的印石，全數刻完，所刻的印章，連以前所刻，又超過了三百之數，就再拓存下來，留示我子孫。

我刻印，同寫字一樣。寫字，下筆不重描，刻印，一刀下去，決不回刀。我的刻法，縱橫各一刀，只有兩個方向，不同一般人所刻的，去一刀，回一刀，縱橫來回各一刀，要有四個方向。篆法高雅不高雅，刀法健全不健全，懂得刻印的人，自能看得明白。我刻時，隨着字的筆勢，順刻下去，並不需要先在石上描好字形，纔去下刀。我的刻印，比較有勁，等於寫字有筆力，就在這一點。常見他人刻石，來回盤旋，費了很多時間，就算學得這一家那一家，但只學到了形似，把神韻都弄沒了，貌合神離，僅能欺騙外行而已。他們這種刀法，只能說是蝕削，何嘗是刻印。我常說：世間事，貴痛快，何況篆刻是風雅事，豈是拖泥帶水，做得好的呢。本年四月二十一日，寶珠又生了個男孩，取名良年，號壽翁，乳名小翁子。

懷鄉追遠之念與日俱增

民國二十四年（乙亥·一九三五），我七十三歲。本年起，我衰敗之象益出，右半身從臂膀到腿部，時時覺得痠痛，尤其可怕的，是一陣陣的頭暈，請大夫診治了幾次，略略似乎好些。陽曆四月一日，即陰曆二月二十八日，攜同寶珠南行。三日午刻到家，我的孫輩外孫輩和外甥等，有的已二十往外的人了，見着我面，都不認識。我離家快二十年了，住的房子，沒有損壞，還添蓋了幾間，種的果木花卉，也還照舊，山上的樹林，益發的茂盛。我長子良元，三子良珉，兄弟倆帶頭，率領着一家子大大小小，把家務整理得有條有理，這都是我的好子孫哪！只有我妻陳春君，瘦得可憐，她今年已七十四歲啦。我在茹家坤家裏，住了三天，就同寶珠動身北上。我別家時，不忍和春君相見。還有幾個相好的親友，在家坐待相送，我也不使他們知道，悄悄地離家走了。十四日回到了北平。這一次回家，祭掃了先人的墳墓，我日記上寫道：「鳥鳥私情，未供一飽，哀哀父母，欲養不存。」我自己刻了一顆「悔鳥堂」的印章，懷鄉追遠之念，真是與日俱增的啊！

我因連年時局不靖，防備宵小覬覦，對於門戶特別加以小心。我的跨車胡同住宅，東面臨街，我住在裏院北屋，廊子前面，置有鐵製的柵欄，晚上拉開，加上了鎖，比較的嚴密得多了。陰曆六月初四日上午寅刻，我聽得犬吠之聲，聽耳可厭，親自起牀驅逐。走得匆忙了些，腳骨誤觸鐵柵欄的斜撐，一跤栽了下去。寶珠母子，聽見我呼痛之聲，急忙出來，抬我上牀，請求正骨大

夫，仔細診治，推拿敷藥，疼痛稍減。但是腿骨的筋，已長出一寸有零，腿骨脫了駝，公母骨錯開了不相交，幾乎成了殘疾。

民國二十五年（丙子·一九三六），

我七十四歲。陰曆三月初七日，清明節的前七天，張篁溪又邀我到張園，參拜袁督師崇煥遺像。那天到的人很多，記得有陳散原、楊雲史、吳北江諸位。吃飯的時候，我談起：「我想在西郊香山附近，覓一塊地，預備個生墳。前幾年，託我同鄉汪頌年（詒書），寫過『處士齊白石之墓』七個大字的碑記。墓碑有了，墓地尚無着落。擬懇諸位大作家，俯賜題詞，留待他日，俾光泉壤。」當時諸位都允承了，沒隔幾天，詩詞都寄了來，這件事，也得感謝篁溪賢父子的。

四川有個姓王的軍人，託他住在北平的同鄉，常來請我刻印，因此和他通過幾回信，成了千里神交。春初，寄來快信，說：蜀中風景秀麗，物產豐富，不可不去玩玩。接着又來電報，歡迎我去。寶珠原是出生在四川的，很想回娘家去看，遂於陰曆閏三月初七日，同寶珠帶着良止、良年兩個孩子，離平南下。二十九夜，從漢口搭乘太古公司萬通輪船，開往川江。五月一日黃昏，過沙市。沙市形勢，很有些像湘潭，沿江有山嘴攔擋，水從江中流出，江岸成彎形，便於泊船。四日未刻，過萬縣，泊武陵。我心病發作，在船內很不舒適，到夜半病纔好了。五日酉刻，抵嘉州。寶珠的娘家，在轉斗橋胡家坤，原是鄧都縣屬，但從嘉州登岸，反較近便。我們到了寶珠的娘家，住了三天，我陪她祭掃她母親的墳墓，

算是了却一樁心願。我有詩說：「爲君骨肉暫收帆，三日鄉村問社壇，難得老夫情意合，攜樽同上草堆寒。」

十一日到重慶。十五日宿內江。十六日到成都，住南門文廟後街。認識了方鶴叟旭。那時，金松岑、陳石遺、黃賓虹，都在成都，本是神交多年，此次見面，倍加親熱。松岑面許給我撰作傳記。我在國立藝院和私立京華美專教過的學生，在成都的，都來招待我。

川中山水之佳，較桂林更勝一籌，我遊過了青城、峨嵋等山，就辭別諸友，預備東返。門生們都來相送。我記得俗諺有「老不入川」這句話，預料此番出川，終我之生，未必會再來的了。

我留別門生的詩，有句云：「蜀道九千年八十，知君不勸再來遊。」就是這個意思。八月二十日離成都，經重慶、萬縣、宜昌，三十一日到漢口。住在朋友家，因腹痛就了幾天。九月四日，乘平漢車北行，五日到北平，回家。有人問我：「你這次川遊，既沒有做多少詩，也沒有作什麼畫，是不是心裏有了不快之事，所以興趣毫無了呢？」我告訴他說：「並非如此！我們去時是四個人，回來也是四個人，心裏有什麼不快呢？不過四川的天氣，時常濃霧蔽天，看山是掃興的。」我背了一首過巫峽的詩給他聽：「怒濤相擊作春雷，江霧連天掃不開，欲乞赤烏收拾盡，老夫原爲看山來。」

中外人物專輯（一）

△精選名家汪公紀、蔣君章等傑作十餘篇，十餘萬言。

汪公紀等著
定價：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（二）

△精選名家雷嘯岑、王成聖、姚蒸民等傑作十餘篇，十餘萬言。

雷嘯岑等著
定價：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（三）

△精選名家王培堯、喬家才、易恕孜等傑作十餘篇，十餘萬言。

王培堯等著
定價：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（四）

△節選名家賴景瑚、喬家才、費雲文等傑作十餘篇，十餘萬言。

賴景瑚等著
定價：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（五）

△精選名家李先聞、徐志道、宋子芳等傑作十餘篇，十餘萬言。

李先聞等著
定價：叁拾元